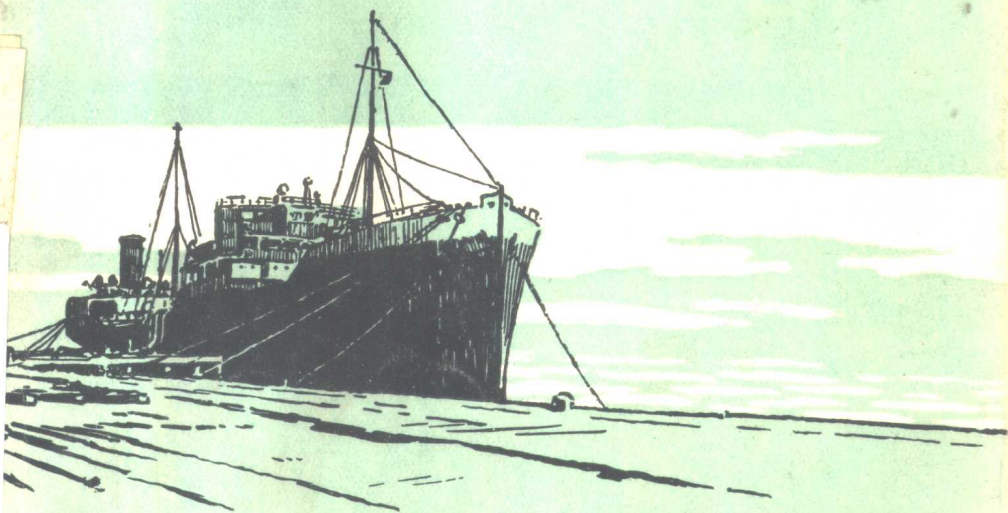


第一次冲突

第二部 砲的事件

安德烈·斯梯著



第一次冲突

第二部

砲的事件

安德烈·斯梯著

馮俊岳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第一次冲突
第二部
砲的事件

安德烈·斯梯著
馮俊岳譯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头条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字數：189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8\frac{1}{4}$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8000

定價 (6) 0.80 元

目 次

第一章	“你的营場!……”	1
第二章	至多十句話	10
第三章	亨利沒有回家	18
第四章	卡洛塔說：“好像是一个惡夢”	22
第五章	另外一个世界	30
第六章	安得烈雅尼的恐懼	37
第七章	最討厭的还不是	46
第八章	空中洗礼	52
第九章	再过三天就是聖誕節了	60
第十章	布瓦談爱情	69
第十一章	酒和甜麵包	74
第十二章	一个普通黨員	85
第十三章	雪是可爱的	96
第十四章	这是一种危險	100
第十五章	雪崩是怎样造成的	109
第十六章	鉄銹	120
第十七章	保衛大樓委員會在擴大	127
第十八章	潑翻了的墨水	134
第十九章	一切決定於美國輪船	146

第二十章	最好把火爐生起來·····	150
第二十一章	“同志們，工作進行得怎樣了？”·····	169
第二十二章	勇敢的人是不考慮時間的·····	176
第二十三章	孩子的手·····	185
第二十四章	這裏沒有牆壁·····	195
第二十五章	乳牛·····	206
第二十六章	訪問·····	220
第二十七章	結婚戒指·····	235
第二十八章	要流血的·····	243

第一章

“你的营場！……”

第二天早晨，亨利与波萊特之間發生了齟齬。

本來預定好今天由亨利去照料营場^①，这是預定好的並且組織好的。所有我們的同志都已得到了通知：在中午十二點正的時候，一听到港口的汽笛声，就必須帶領着別的人一齐集合在門口。他們事先應該稍稍談一下，好讓大家有準備，但不能多談，免得特务們知道正在醞釀的……

此外，头一天佔領大樓的事，虽然是件好事，但有點出乎意料之外。現在所要求的是这件事与亨利照料营場的事能彼此互不妨害……然而，就在五點鐘天剛剛亮起來，女人們剛剛起床去準備咖啡的時候——因为就要打上工鐘了——外面忽然大鬧起來：又是卡車声，又是呼喊声，又是底子釘着鉄釘的皮鞋走在水泥路上的脚步声。原來是三百个共和國保安隊下了車。立刻，整個大樓裏便充滿了準備戰鬥的气氛。所有的人都从床上爬起來了，由於突然从床上被喊醒，都凍得微微战慄着；有些人倚着自己的房門，有些人立在窗口，互相詢問，究竟这些保安隊來這裏幹什

① 营場指美國人貯存軍用物資的場所。

麼。

大家以為他們將從窗口投擲催淚彈，將從梯子爬上來把大家都趕到外面去。但是他們並不這樣做。他們僅僅是把大樓包圍起來。人們不大看得清他們，這時黑夜尚未完全過去，經身後的草地襯着，他們顯得黑呼呼的一片；不過他們的手段是不難揣測的。最令人奇怪的就是這一切都在沉默中進行着。這裏或那裏不時可以聽到發命令的聲音，槍碰着防毒面具箱的聲音，某一個人的腳無意中碰着石子的响声，此外便聽不到別的……好像他們並沒有吵醒我們的意思。在這一切响声之上，人們听得最清楚的是在港口防波堤邊的那隻破舊的挖泥船的响声，它日日夜夜，永遠不停地在吞吐泥漿，就像任何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它的聲音比鐘的滴嗒滴嗒聲更為刺耳。

天漸漸亮起來了，人們可以看到那些壞蛋排成單行，圍繞着我們的房子站着，一動不動，槍托着地，凍僵着，不過都帶着那種不平常日子裏他們的冷笑，你知道的那種冷笑。情形就是這樣。他們並不進攻。究竟葫蘆裏裝着什麼藥？……

人們相互商量了一會。第一件事是要通知外邊一下。外邊或許沒有人能想到這裏所發生的事。這些人會不會阻止我們出去呢？打鐘上工的時候恐怕不能去應卯了，派不着工的人也不能去登記領津貼了。只要一感覺到自己被包圍，人人便都一心想出去。說實話，這或許正是那些保安隊所希望的。喂！看吧……恰好……被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任善走到保安隊的行列面前了。他們把槍交叉起來擋住了他的去路。有個下級軍官走了過來。任善拿出港口的出入証。槍移開了。好，他過去了。但是，他還沒有走了十呎，他摸了一下口袋，好像忘了煙盒似的又走了回來。槍又在下級軍官與任善之間重新交叉起來。他們兩人重新談判起

來；但是，这回一點用也沒有……你看到嗎？人們可以出去，但是不能回來。這是他們的計劃。當人們都到了港口的時候，他們會把這兒的一切都清掃出去。在這一整天裏，這裏每一分鐘都會發生齟齬的事情的，因此，大家都應該留下來。

但是亨利不在留下之列。首先，對營場的工作來說，在背後做是做不好，也不容易做的。尤其是，即使為了防衛這個大樓，在這兒也做不出多大的事來。這一點恰是波萊特所不肯同意的。應該說，從昨天起，波萊特的情緒便不能接受任何意見。從原先住的破房子到這座有堅固牆壁的大樓是多麼大的一個變動啊！……她本人也完全變了樣兒。現在她只有一種想法：就是不再往後退。別的女人們也是一樣：她們已決定不顧一切，進行自衛。假如不是大家攔阻的話，她們全體都可能已經伏在窗口把保安隊痛罵一頓，把手邊的不管什麼東西向他們拋擲下去了，但這種做法有什麼用呢？無非給對方一種挑釁的藉口罷了……男人們雖然自己也很想這樣幹，但仍在設法使她們安靜下來。應該說，很多人之所以肯這樣做，出於理知的成份較少，而多半是出於想維持男子在家庭中的領導地位的一種願望，他們認為在鎮靜方面，男子總是勝於女子的。不論怎樣，他們是照這樣做了……

亨利雖然譏笑那些被自己稱為欺壓工人的廠主式的“戰鬥丈夫”，他自己雖然不喜歡這樣做，但當必須壓低嗓門去說服波萊特的時候，事情便不那麼容易了，特別是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因為無論如何，在打過上工鐘之後，保安隊的行列是否還會讓人通過，這是無法肯定的。

“你的營場！你的營場！”波萊特喊道，“你的心目中現在只有營場了……”

“不對。假如這次只是去演講的話，不去雖然不好，不過我

还是可以留在这裏。但为了能在这裏防衛我們，就應該到处去進行動員，你知道嗎？……”

“你不过是这样對我說說罷了，其實你只是關心你的營場。孩子們和我，回到我們的兔子窩裏去，那都沒關係！難道你的營場，像今天這種日子，它就不能多等一天嗎？”

他只能聳聳肩算了。

孩子們因為從來沒有聽到波萊特這樣嚷過，害怕起來，開始哭了。

“假如你走開，你要曉得！他們也許會把大夥兒一齊趕走；不過我，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人，他們是無法使我離開這裏的！我情願和孩子們當場死在這裏！你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一个人！”

他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走了，心裏充滿了煩惱，充滿了不知向何處發洩才好的憤怒；前面是敵人，後面呢又是這些糾紛，他覺得自己經不起打擊了，不論往哪方面去想，永遠感覺有種東西在自己身後準備襲擊過來。天哪！如果人們能够經常有座牆在身後擋着，使自己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只往前看就好了！……總而言之……

*

三天以前，即使從最壞的一方面去想，誰也不會猜到營場現在會成為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大家都明白，市民們這樣佔據了這所大樓幾乎就在美國人堆積的物資中間，他們是不會喜歡的，……夜已經來臨了，從窗口望出去，人們可以看到整個大樓被二百多盞巨大的車燈所形成的一个長形的圓光圈繞着，這些燈光先是消失在幾所房屋後的村落的遠處，然後又沿着海邊照了回來；在海邊上，人們還可以看到一些很像預備架設輸油管用的黑油管在月下閃爍發光……這一大片燈光就這樣整夜地照着；不時

地還有一只探照燈來回地巡視着，把它的強光摻雜在裏面；探照燈光射過來的時候，那些瞭望台的黑影便就地亂動起來，好像哨兵站得太久了要舒散舒散腿腳一樣那麼搖晃着。

他們在這裏除了儲藏汽油以外，還儲藏些什麼，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卡車後身貼了一張小紅紙條，上面寫着：“爆炸品”。這說明在那裏工作的人是需要非常小心的……他們總是離開箱子一臂之遠用手指尖去動那些箱子，好像這就可以避免災難了！他們都神經緊張得不得了。昨天曾有一桶柏油發生了爆炸。這並不是稀奇的事。一個非本行的失業工人讓柏油桶熱過了頭。當時的爆炸聲並不甚大，只能說是一種軟綿綿的声响，不過馬上臥倒在地上的可真不少，他們以為所意料的事情發生了！當他們發覺弄錯了的時候，便嘆了口長氣重新站起身來，至於那個可憐人的遭遇，他們只在過了一會兒之後才去注意。然而，這已經够慘的了……一大片長條的柏油撲到他的肩部，把他弄倒在地下，一些無情的細小火焰恣意地在他身上忽燃忽滅，就像有時人們在修柏油路時所看到的一樣。在這一片又粘又稠的火中，那個人怎樣狂叫，那是不用說的了。然而，那些人却認為這比起自己所害怕的來說，還是一個較小的災難，甚至用不着去問他們對這種工作的感想如何了。經過三四天以後，他們已不單用腦袋去想，而且行動起來了。

黨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亨利一開頭便思索這個問題。在這裏工作的也有我們的同志。假如不顧事實單憑空論，當然任何人都應該去參加這個工作。可是，單靠空論，目前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的確有些人這樣說過：即使沒有失業津貼，沒有家庭津貼，我也不去做這個工作。當然每個人都應該學他們。因為現在工人們只仗着互相幫助來維持生活，這固然非常

可怕，但如果做了这样的工作，那給自己和別人所準備的災禍就更可怕了。实际上是大家对這一點都不知道，或者不了解，並且有些人应徵去作工了；虽然心怀憤怒，感到羞辱，不过到底是去了。就亨利來說，对那些來徵求他意見的同志应如何答覆，確是一个問題。比如对瑪塞尔吧，對於这位同志，僅僅說一堆廢話是不行的。談一套理論是比較容易了事；不过事情是一點不会因此而得到任何進展的。因此按实际情况來說，从第一天開始，亨利便看得很清楚，單單劝告別人拒絕工作已經不够了。譬如說，認為五十个同志拒絕工作便会引起全体拒絕工作，很顯然这种想法是一种夢想。当然这並不是說就可以劝告同志們去应徵。但是如果有人在拒絕工作方面表示了猶豫，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算是罪惡，只要他們不忘記在工作中去反对人們所企圖讓他們作的事就行了。就是那些头一个念头便是拒絕工作，並且像憎恨鼠疫一样憎恨这种工作的最好的同志們当中，倘能有一兩個打進去探听一下情况，和所有別的人保持着联系，把他們組織起來，發動起來，这也不是坏事。像你，瑪塞尔，便是这样的同志。

就是这样，瑪塞尔去工作了。对他來說，最糟心的事並不是有危險沒危險的問題，远不是这个。他尽可能地少去動那些箱子，不过動仍須要動的，因为四周有士兵在那裏巡視。他們都是黑人。誰第一个被發現停下來休息，飯碗便会打碎。当然有些人是把这个当作再度失業、重領失業津貼的一种方法。至於瑪塞尔，他只是聽見值班同志喊：“二十二号！他在这兒！”的時候才用手去動那些鬼箱子，因为人們已開始組織起來了……那些同志們並不都是碼頭工人，但是人們在這裏却獲得了在碼頭上从不曾得到过的东西。在碼頭上，勞貝必須拚命重複地喊：“慢點兒幹！

不要把腰折断了！你們越做得多，他們會越把工作定額提高並把包工工價壓低，並且你們今天零碎地好像多得到的東西，明天便會整批又還給他們。既然我們的政府是倒行逆施反對工人的政府，你們便不應該多做，而是要少做，才能維護你們的包工工價，才能降低工作定額，你們才能多得好處。”大家很清楚他說的是對的；這點可從工資單上獲得證明。然而人們對自己的職業，對自己的工作是如此地打心眼兒裏熱愛着，以致誰也不懂得慢點兒去幹。人人都是在那裏繼續迅速地幹，即使這是違背自己利益的也不管。而在這裏，這種情況便自動地得到了糾正。也許因為人們被強迫工作的時候是永遠不能夠很好工作的。那種監視，那種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厭惡，那種越少搬動這種骯髒東西，被炸的機會便愈稀少的思想……總之，人們離拚命工作的程度是很遠的！

瑪塞爾在抬箱子的時候，比任何人都感到更痛苦。他們是兩個兩個地去抬那些箱子的。在抬的時候，常常是臉對着臉，下巴扣在箱子上面以便把它扶得更好，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人便免不了要注視對面那人的臉；同時，也要目不轉睛地盯住對方的眼睛。這就是在剎那間彼此所能看到的。兩個人似乎在互相詢問着：“你對這個是怎麼個想法？”總希望知道對方內心深處的想法。當他們把箱子放下後，互相注視的眼光儘可能迅速地立刻移開，而十有九次他們總要做個手勢或說點什麼作為一種回答。他們會抖一下手，拍拍身上被箱子弄髒的地方，對箱子踉一下腳說：“你看，連釘子都出來了！壞蛋，去你的吧！……”在抬第二個箱子的時候，眼睛的對話便更加顯著了。甚至用不着說很多話，人們很快地已互相了解。這使瑪塞爾有可能稍微鬆口氣說：“總起來說，破壞的要比所做的來得多。”僅在頭幾天裏便有成羣的工人

以各種方式設法不再回來。肯定地說來，靠了這種互相凝視以及耳語的工作，人們會走向集體拒絕工作的。這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一個好的主意也會在人們最料不到的時候迅速地成長起來……

昨天，瑪塞爾跟一個從鄉下來的人在一起工作……他們兩個人幾乎是單獨在一起，在一個角落裏，在一個瞭望台的腳下，這兒已裝上鐵絲網……

“朋友，你當過俘虜，是不是？”

“當過的，你為什麼問這個？”

“你看看，難道這個情景一點不能引起你一些回憶嗎？……”

“這很像，是的……為什麼？”

“這不是向你說明了我們是在為戰爭而工作嗎？”

“這個，工作吧，應該有什麼便幹什麼，好也好，壞也好……政治，我……”

“這箱子裏裝些什麼？”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不過假使這裏面裝的是顆炸彈……”

“啊！我卻不相信，你知道嗎？……”

“假定這是顆炸彈。有這麼兩三顆，你住的村子便什麼也不剩了。而你抬它賺的是多少錢？”

從對面那人的眼睛中，他看到他在計算着什麼。這個人，假如有一天能把事情看清楚的話，他會回憶到這是在這兒開始，而且是从數字開始的。

“我，我不知道！人們一個鐘頭能抬多少，一打嗎？工錢是六十四個法郎，就是頂多每箱五個法郎……”

“好，算一下，為了你的一百個蘇^①，你可以用它殺多少人？”

“呃，你！你自己呢！你也在做这个工作呀，不是吗？”

当然，瑪塞尔沒有可回答的話了。但是，虽然如此，現在那个人對於一般工作也好，對一般政治也好，从此便覺得毫無把握了。当他每次把手放在一个箱子上的時候，他便会喊着自己的小名提出這個問題。他自己向自己提問題。自己向自己要求答覆。这与答覆別人的問題完全不同。在答覆別人的時候，人們總會多方設計，巧辞規避來解除困难的……

不管怎样，这兒和別处一样，当人們以党的名义說話的時候，話就容易中听。在选举的時候，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好好地投了党的票。不过，他們多半是这样一些人：当党不存在了，党的報紙也不存在的時候，他們在自己村子裏会在一个長時間內毫無感觉。他們躲在一旁生活着，离事情發生的地點總有千里之远。比如說，他們当中有些人听到了党是在反对这种工作時，他們竟大为驚訝，視為從來沒有听見過的新聞。还有，就是在这些人当中，也有那些“碩果僅存”的人，你知道嗎，他們會說：“誰是党？是你这样講呢还是多列士这样講呢？假如是你的話，我才不听那一套哩，你懂嗎？我，当我在未听到多列士講話以前……你們這裏的这些人，如何証明你們做的是對的呢？”……這說明他們的本質是好的，但是在完全了解他們之前，還須經過不少的困难。瑪塞尔式的會話还是不够的；党必須發揮本身全部力量，以党的身份出現。这是瑪塞尔对亨利所談的。由此才有預定好了的中午的演說。

① 法國輔幣，二十个苏等於一个法郎。

第二章

至多十句話

講到这个演說，真可說是不順利！不过当亨利走近大樓的門口的時候——为了不太引起注意，他在十二點只差十分的時候才走过去——那个年青的守衛态度倒很和善。

那个黑人守衛，戴着一頂过大的鋼盔，独自一个人在那裏看守着，他好像什麼都想到了，就是沒想到演說的事，其实这个消息可能已有人通知他了。他注視着海洋——只有黑人会那样注視海洋，那些經常住在这裏並在碼頭上工作的黑人也是这样，他們在幾個鐘头当中，只要天气較好，有些陽光，便一動不動地在碼頭上，大腿倚在自行車橫梁上，眼睛盯住离海面稍高的一點，似乎通过这一切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國……这个黑人守衛，他最感觉兴趣的是飛機製造廠試驗場上的水上飛機的複雜動作；这隻飛機在灰暗的空中發出耀眼的白光，並逆着滔天的海浪不惜粉身碎骨地急劇地躍進着……他甚至还笑着用橫掛在腹前的衝鋒槍槍尖把这指給亨利看。總之，他好像是个比較善良的人。……

亨利在努力整理思想，因为在會場上是絕對不能再去考慮字句的。在會場上，他必須一下子把主要的話都端出來，越快越好，至多只能用十句話；其餘的話，一切詳情，一切解釋，假如沒有發生什麼意外，同時听众大部也未開始散開的話，可以留到以後再說……他所要講的話並不十分複雜，不过，整个早晨亨利

却連一分鐘也抽不出來整理這些話。

•

的確，亨利整個早晨連一分鐘也抽不出來。早上在碼頭登記之後，他首先跑到黨支部，在這裏，吉貝爾留下的東西還是七八糟地堆着，需要處理：小冊子啦，傳單啦，雜誌啦，以及舊報紙等堆滿了一櫃子。大家曾計劃一勞永逸地把一切都包起來，不再深入研究它的內容，逕行分配給各個小組；因為，這樣分配雖不恰當，總比讓它放在那裏發霉，吸引老鼠好些……恰好，當亨利到達的時候，負責分配工作的小沙羅東正在關着的門外徘徊。小沙羅東原與宣傳秘書狄特祿約好的，不過狄特祿是個郵差，他送第一班信件去了，可能不按着約定的時間前來——現在已經九點半了——總之，他還沒有來。亨利雖然想到今天有一大堆工作要做——要動員所有的人去保衛大樓，又要到營場裏去講話，但他仍舊不得不為沙羅東花去近一個鐘頭的時間帮他整理東西，因為沙羅東是個沒有經驗不會安排事情的人；還有呢，他下午還得出外作工，所以他急於把這個工作搞完。當亨利把這一切都料理完畢之後，離同志們中午下班的時間不到兩個鐘頭了，而他还必須去找那些同志，叫他們準備在各個工廠講演號召參加第二天在水塔下舉行的示威。這些講演最好是在中午而不是在晚上舉行，這樣對請願書簽名的收集，到縣政府去的代表團的組織，也許對罷工的組織，都可以爭取不少時間……

不過，這便需要騎了自行車滿城地跑了！並且騎的又是怎樣一部自行車……即使你是在最平整的柏油路上，你也會相信自己是在石子路上。不是外胎破裂內胎鼓出一塊，就是腳鐙子那兒大概有個滾珠碎了；不是登不動，就是一踏就空！再不就是輪子卡住了；總之不是這樣就是那樣……而竟有些人說我們是黃金鋪

地，還有什麼可說呢！……

還算運氣，一般說來，同志們都很快地就接受了任務。大家對講演已經開始習慣，因為現在發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以前，這樣的事是需要費一番唇舌的。但是就在現在也還要多少花去一些時間去應付那些尚持有這種論調的人：

“是呀，但是我，我是不會講話的！”

“這不關說話的事，只要能喊就行了。你看過廣告沒有？有這麼一種廣告，上面一句話也沒有。呃，你只要用舌頭做廣告就行了。你就說你自己所知道的：大家沒有房子住，於是佔住了大樓；而他們卻要把我們趕出來以便給美國人作辦公室；啊！無家可歸的人有權先住，我們是法國人，應該有權先住……總之，我們自己本國人有權先住！……就算你只講這幾句話，同時号召大家參加明天的示威，這比十頁最優美的文章還要有效。”

“為什麼你不叫拉芒去講呢？他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這是有意這樣做的，我將要他到那些更困難的地區，那些公共汽車站，市場，去講給女人們听；今天正好是集市，趕得正巧……”

“唔？那就沒法子了，可是，如果我講不清楚那可得怪你，我可不管！……”

哎喲！跑的路可真不少呀！在十一點一刻，當亨利穿越市內公園前往魚市場的時候，他突然在公園正中停了下來。他是用腳把車煞住的，因為他這輛寶貝車沒有煞車閘……他停下來並不是由於累乏，而主要是想給自己一點思索的時間。這時公園中一個人也沒有。在這嚴寒的冬季，公園中的一切，小河，假山洞的流水都結了冰，公園裏連條狗也看不到。的確，這一切都令人渴望休息一下。他愚蠢地，差不多高聲地自言自語說：這就是你所